

七
經
樓
文
鈔

詩有六情五際解一

六情五際之說本于齊詩始見於漢書翼奉傳中而注家
多失其實張晏注觀性以秣曰秣謂日也此蓋不知秣爲
律秣之秣而慢以十干當之詩緯中有名況秣樞者正以
其爲秣法之樞秣也釋三百五篇之中孔子之秣存焉非齊
詩何由明之孟康注上方之情下方之情曰上謂東北陽
氣所萌故爲上下謂西南陰氣所萌故爲下此蓋因辰戌
丑未、在四維方而望文生義以解之不知上下者天地也
據東西南北四方言之卽中央也申非北方而泰屬之北

亥非東方、而奉屬之東、寅非南方、而奉屬之南、巳非西方、而奉屬之西、豈必辰戌丑未、定在四維之地哉、宋均以六義注六情、應劭以五倫注五際、皆迂謬可哂、夫奉所言之六情、五際、本傳已自解之、何待旁徵他傳乎、毛詩正義引詩緯曰、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二際也、卯爲陰陽交會、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夫明明言五際、自應分爲五辰、而亥之一辰、已當二際、是仍止有四際、于數不合、且陰陽盛衰、于詩何與、于理亦不合、三易洞璣曰、自文王戊寅、至成王丙午、爲一際、至穆

王壬戌爲二際、至懿王戊寅爲三際、至宣王甲午爲四際、
至惠王丙寅爲五際、此黃先生以易詩春秋三者合而爲
秣自成一家之學、于漢人五際之說不必盡同、明于漢水
五際之說者、惟孔氏、收本、軒經學危言中得之、然亦未能知
其爲孔子之秣也、余故先辨各注之誤、而後申論其所以
然、

詩有六情五際解二

詩者導性之物也。性生情，情生氣，氣生聲，聲生數，數生律。律生秌，明乎此而後可以言六情五際。六情者喜、怒、哀、樂、好、惡也。五際者金、木、水、火、土也。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智，火神曰禮，土神曰信。五際卽五性也。在人謂之五性，在天謂之五行，分于人曰心、肝、脾、肺、腎，分于天曰東、西、南、北、中，合天人而會之，則東方者甲方也，甲木克戊土，得己土配之，而甲木之性不過，甲木爲肝，肝行仁，故仁主甲己。南方者丙方也，丙火克庚金，得辛金配之，而後丙火之性

不過丙火爲心、心行禮、故禮主丙辛、西方者庚方也、庚金克甲木、得乙木配之、而後庚金之性不過、庚金爲肺、肺行義、故義主乙庚、北方者壬方也、壬水克丙火、得丁火配之、而後壬水之性不過、壬水爲腎、腎行智、故智主丁壬、中央者戊方也、戊土克壬水、得癸水配之、而後戊土之性不過、戊土爲脾、脾行信、故信主戊癸、由是而發爲喜怒哀樂好惡之六情、喜行寬大、屬西方金、金生于巳而盛于酉、故巳酉主之、怒行陰賊、屬東方木、木生于亥而盛于卯、故亥卯主之、好行貪狠、屬北方水、水生于申而盛于子、故申子主

之惡行廉貞屬南方火火生于寅而盛于午故寅午主之
樂行姦邪哀行公正屬中央土土陽丑戌而陰辰未故丑
戌辰未主之由是而通爲六氣好爲陽氣惡爲陰氣怒爲
風氣喜爲雨氣哀爲晦氣樂爲明氣由是而出爲六聲喜
心感者聲發散怒心感者聲粗厲哀心感者聲嗵殺樂心
感者聲暉緩好心感者聲和悅惡心感者聲直廉由是而
合之以六律黃鍾子氣夷則申氣好之情也大簇寅氣蕤
賁午氣惡之情也始洗辰氣林鍾未氣樂之情也亡射戌
氣大呂丑氣哀之情也夾鍾卯氣應鍾亥氣怒之情也中

呂己氣南呂酉氣喜之情也。由是而衍之，以六數。甲己子午之數九，乙庚丑未之數八，丙辛寅申之數七，丁壬卯酉之數六，戊癸辰戌之數五，己亥之數四。六數本于六律，六律含于六氣，六氣原于六情，六情孕于五行，五行胎于五性，而納爲五音。土爲宮，火爲徵，水爲羽，金爲商，木爲角。甲子甲午，壬寅壬申，庚辰庚戌，爲陽商；乙丑乙未，癸卯癸酉，辛巳辛亥，爲陰商；丙寅丙申，甲辰甲戌，戊子戊午，爲陽徵；丁卯丁酉，乙巳乙亥，己未己丑，爲陰徵；戊辰戊戌，庚寅庚申，壬子壬午，爲陽角；己巳己亥，辛卯辛酉，癸丑癸未，爲陰

角庚午庚子丙辰丙戌戊寅戊申爲陽宮辛未辛丑丁巳
丁亥己卯己酉爲陰宮甲寅甲申丙子丙午壬辰壬戌爲
陽羽乙卯乙酉丁丑丁未癸巳癸亥爲陰羽此一法也子
爲陽宮午爲陰宮卯爲陽羽酉爲陰羽辰爲陽商戌爲陰
商巳爲陽角亥爲陰角丑與寅同爲陽徵未與申同爲陰
徵此又一法也音以綱之律以緯之日辰以配之命以定
之風以傳之數以紀之歲以統之閏以接之而五際之名
起焉亥爲水際酉爲金際午爲火際卯爲木際天門爲土
際天門戌亥之間也以詩配之則大明在亥祈父在酉彤

弓在午。天保在卯。蒼華在戌。卯酉之際爲革政。亥午之際爲革命。戌亥之際。天神候聽。王者之所當慎也。詩稱之法。十年一節。三十年一宮。宮分孟仲季。十二宮周而復始。逢卯酉之際。必有革政之事。逢亥午之際。必有革命之事。周武王卽位之五年辛巳。入午孟之第一年。越十一年辛卯。滅殷。在午仲之第六年。此革命之證也。又二百八十年。至平王元年辛未。爲卯季之第一年。東遷于洛。此革政之證也。其或逢五際而不盡驗者。則以閏分餘氣之不齊。天道人事感召湊會。總不外前後十數年間。故分亥午卯酉各

自爲際。而戌亥二宮之間。合爲一際。卽所以齊不齊也。春秋時師曠歌風。季札觀樂。梓慎神寵子韋。以及戰國之石申計公。漢之唐都。魏奉夏侯。始昌郎顛。諸人。不外此法。而其本原。皆出于天地人自然之性。故曰詩者導性之物也。性生情。情生氣。氣生數。數生律。律生秭。此之謂也。

詩有六情五際解三

孔門通六藝者七十餘人、當時必有傳樂經者、而漢書藝文志所載、但有樂記而無樂經、豈亡之哉、詩經卽樂經也、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某詩入某律、合某音、聖人必有手定之譜、故曰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得所卽各當其音律之謂也、魯韓毛三家、但傳訓詁、不傳音律、傳音律者、只有齊詩、含神務曰、齊地處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宮角、陳地處季春之位、律中姑洗、音中宮徵、曹地處季夏之位、音中徵、秦地處仲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商、唐地處孟

冬之位音中羽、此雖畧舉示例、未能備著、然亦可知齊詩所傳爲孔門樂經之譜明矣、毛詩疏引沈秣樞之言、四始也有大明在亥、水始、四牡在寅、木始、嘉魚在巳、火始、鴻雁在申、金始之語、後儒不得其解、遂以爲水火金木、何與于詩、其實大明在亥者、律中應鍾也、四牡在寅者、律中大簇也、嘉魚在巳者、律中仲呂也、鴻雁在申者、律中夷則也、此與毛公以闕雉鹿鳴文王清廟爲四詩之始者、較有義意、孔門微言、正在于此、儒者以妄誕置之何也、且古詩入樂、皆三篇連奏、以左傳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例之、則大明在

亥爲文王大明綿三篇四牡在寅爲鹿鳴四牡皇華三篇
嘉魚在巳爲魚麗嘉魚南山有臺三篇鴻雁在申爲吉日
鴻雁庭燎三篇但舉中篇而上下二篇在內以三篇備而
後可合爲一宮十二宮各有孟仲季也五際之義亦同四
始注漢書者不深明齊詩之例但以陰陽際會解之不知
亥爲革命者文王大明綿三篇分孟仲季于亥宮也其三
十年中之歲月日辰相生相克皆調之以應鍾之氣而吉
凶可見王者值此天神伺察之時一有不慎天命將去故
爲一際也午爲革命者六月采芑車攻三篇分孟仲季于

午宮也、其三十年中之歲月日辰、相生相克、皆謂之以巽
資之氣、而吉凶可見、王者值此陽消陰長之時、一有不慎、
害氣將至、故爲一際也、卯酉爲革政者、常棣伐木、天保三
篇、分孟仲季于卯宮、沔水鶴鳴、祈父三篇、分孟仲季于酉
宮也、卯司日出、亦稱天門、酉司日入、亦稱地戶、王者值此
二際、則脩舊舉廢、理其政以應之、故曰卯酉爲革政、其六
十年中之事、皆調之以夾鍾南呂之氣、而吉凶可見、所以
各爲一際也、戊亥之交、小雅之終、而大雅之始也、其間必
有閏律、閏律爲前宮之餘氣、而戊亥正當紫宮之前、天門

所在、太一巡行八宮、出入于此、王者尤宜慎之、故別爲一
際也、凡樂譜有中聲、有變聲、有子聲、有全律、有半律、有間
律、分布于十二宮、宮各三十年、合得三百七十三年、自古
未有三百七十三年、而不值革命革政之事者也、有其事
則必在五際之限、一定不謬之理也、三代以上、陰陽稱譜
天文五行、合爲一家、馮相保章之所司、卽孔子之所本、漢
儒條別九流、分爲四家、六朝以後、羣術淆亂、唐李淳風、僧
一行、畧能明之、而未詳其要、宋後、理學門開、一切棄之、目
爲小道矣、夫豈知背孔門之大道哉、夫吹律定姓之法、出

于孔子而知樂之人不世出、雖大師如劉子政亦不敢指
齊詩爲孔門之樂譜、遂使尼山六藝缺而不全、豈不可憾、
余故詳論六情五際之所以然而更爲譜以明之、

詩有六情五際解四

木火金三際皆在正方則水際亦宜用子乃舍子而取亥者黃鍾乘陽已在革命之後不若應鍾散陰正當革命之初也亥之神曰微明正取明而未融之意以當革命其艱難甚于午際徒以乾位解之于革命之義終未合天門雖在戌亥之間而戌爲尤重以亥水已爲第一際而此第五際乃土際也土際取戌不取丑辰未者丑與子比未與午比皆當革命之後國運方新去卯酉革政之際尙差五六十年辰與卯比纔脫革政未近革命皆不足當土之一際

惟戊居酉亥之間、革政之運未終、革命之運又始、其時事孔棘、有甚于亥卯午酉者、故以此爲第五際也、凡詩、祿、皆從樂律而生、樂律又隨秣數而變、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卽從十二律推而衍之者也、小雅卷末、正當戊際、漸漸之石、爲戊孟茗華爲戊仲、何草不黃爲戊季、政至如是、國將亡矣、祈天永命之機、非師文王不可、故下接大雅之文王、而入于亥孟、然則戊亥之間、非革政革命之交會哉、

關雎通釋

關雎房中之樂也

燕禮註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
諷誦以事其君子

鄭氏詩譜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夫人待餽於其君子
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

又謂之燕樂

周禮磬師註燕樂房中之樂

亦曰鄉樂

無禮遂歌鄉樂風人謂之離高耳召南鶴巢采繁采

賦

周公制禮以此爲天下通用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人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勸人焉用之邦國焉

其在毛詩未行時漢人所述多以爲刺詩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嘆之

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

皇后紀康王晏朝關雎作諷

王充論衡關雎詩何時作也康王德缺于房太臣刺晏作是詩也

馮衍賦美關雎之識微今懸王道之將崩章懷太子註引薛夫子詩章句曰人君內傾於色太人見其崩故咏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

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初學記張超誚青衣賦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如以密窵防

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王應麟困學記聞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晁景迂詩序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

惟毛詩與禮經合

戴震詩經補註南幽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所以正內德愾昏姻之際又曰齊魯韓皆以爲諷刺惟毛詩與禮經合

特孔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爲關雎全詩之本旨而毛傳無文僅有不淫其色一語未足申明序意

毛傳后如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

詩序爰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孔安國論語註既無發明鄭註之見於詩正義者辭尤不達

孔註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鄭註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賊傷其變

宋子以詩辭分配哀樂似乎近理而輾轉反側終未明其所以哀

朱子集傳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酒淫泆則淫矣憂止於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悲哭泣則傷矣其以樂章言者謂哀樂皆於音得之尤無據

程大昌詩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就聲音說

至劉氏台拱初爲三篇連奏之說論者謂鑿破混沌矣

劉氏遺書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

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歌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
國語曰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縣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
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執關雎一
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
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卷耳樂得婦職也卷耳哀
遠人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

然而卷耳明言不永則兇就未始之始詩云不永謂關雎固

爲不淫而輟轉反側之時先難言樂記爲章少之篇不淫僅就季札論曲一語免強傳合乎

劉氏遺書有章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耨一也季札聞歌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

嗟乎關雎爲三百篇首而二千年來未有能發哀樂之覆者開卷先已茫如更何論其他耶夫實事求是之學貴在以經解經耳求之經而不得然後求之傳註未有舍經而先憑傳註者也曰關雎之義云何曰此文王繼娶而求賢妃之詩也文王先娶姜氏有淑德繼娶嬖氏亦有淑德實

姜氏初喪妣氏未得之時其心之哀有不可言喻者然而

不傷則發乎情止乎禮也序所謂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也既得妣氏其心之樂有不可言喻者然而

不淫亦發乎情止乎禮也序所謂愛在進賢不淫其色是

也曰於經有徵乎曰有徵大明之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

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滸文王嘉止大

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

梁不顯其光此文王初娶姜氏也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或王此文王繼娶妣

氏也續者繼也續文者繼安莘國之女也時國爲今河南
之陳畱縣

國語湯伐桀桀與章穀之君拒湯於莘之墟遂戰於鳴
條之野

括地志古莘在汴州陳畱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

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陳畱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
地也

洽陽爲今陝西之郿陽縣

漢書地理志郿陽註音合卽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

之陽

兩地相去一千餘里女王何得娶莘國之女於郟陽耶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皆不言郟陽爲莘國地至元和郡縣志始言之太平寰宇記又承其誤

元和郡縣志夏陽縣古有莘國漢郟陽縣之地縣南有莘城卽古莘國文王妃太姒卽此國之女也又郟陽縣本漢舊縣在郟水之陽詩太雅在洽之陽是也

太平寰宇記郟陽縣漢舊縣屬左馮翊按郡國志云今縣南二十里有城卽古莘國地也散宜生爲女王求有

莘氏美女以獻紂卽此地 又太妣廟周文王娶有莘

氏之女太妣卽邑人今郡有文母祠存典祀

蓋皆因詩而附會其實毛公並未言莘國卽郟陽也

毛傳洽水也渭水也莘太妣國也

康成以大邦有子爲太妣

鄭箋文王聞太妣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

妃乃求昏

而於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究不可解

鄭箋使纘太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太妣則配

文維德之行

蒙則謂長子者伯邑考也文王先娶於洽陽之女生長子伯邑考續娶莘國之女生武王與長子伯邑考同行故曰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也文王年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

大戴禮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

然則先娶時蓋十二歲續娶時蓋十四歲也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豈以其爲太妣之長子乎上章特筆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直敘至親迎已畢昏娶之事矣下章復特筆曰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遂實之以續女是明明分作兩娶乃
自來解詩者皆混而一之不惟與地理不合於本詩章法
亦不合也或曰文王初娶者爲姜氏有徵乎曰有徵思齊
之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
徽音則百斯男周姜卽文王初娶之姜氏也非太王之姜
妣也思媚周姜句法與思齊太任相同言思齊之太任不
愧爲文王之母思媚之周姜不愧爲京室之婦按說文媚
說也詩意謂常思媚說太任以盡其婦禮故敘周姜於太
任之下太任爲姑周姜爲婦也太姒嗣徽音嗣者續也周

姜之後得太妣繼續其徽音猶之太明之詩之言續女也
大明之詩曰續思齊之詩曰嗣是太妣之爲繼娶也又明
矣漢以來傳註皆以周姜爲太王之姜妃於是以思媚屬
諸大任而不與首句之思齊相並不知太任太妣稱太則
太王之姜妃尤宜稱太而不得但稱周姜稱周姜者文王
爲世子未卽諸侯之位則姜氏爲世子婦未受夫人之禮
幼而早卒以婦禮終故不稱太以別於太任太妣也美其
德曰徽音重其名曰天妹周姜誠淑女矣文王初喪周姜
悼好迷之既遠思徽音之難嗣寤寐輾轉哀何如平既得

淑女以鬪椒音樂何如乎不淫不傷情之正也周公制禮以關雎爲上下通用之樂所以正內德慎昏姻教天下之爲夫婦者也

被非次說

毛傳被首飾也鄭箋引儀禮主婦髮髻以明之以髮與被
通禮本文作被錫被卽髮錫卽髻又作鬻也說文鬻字解
云髮也髻字解云勑或从也聲髮字解云益髮也三解互
相明益髮者已之髮少取他人之髮以益之莊子所云禿
而施鬻是也若髮多者轉可不用髻故詩又有鬢髮如雲
不屑髻也之詠是髻與鬻一字髮與髻一物詩禮經文無
髻字多假被字爲之鄭氏之說不可易矣特鄭氏旣以被
爲髮而又以髮爲卽周禮之所謂次則足以疑誤後人何

也追師掌王后之首服三曰副曰編曰次以當內司服所
掌王后之六服褱衣褕狄闕狄則首服副鞠衣展衣則首
服編祿衣則首服次祿衣爲接御于王之時所服與此詩
夙夜在公薄言旋歸不合則被非次也且次與副編並非
兩物覆首爲副編之爲編次之爲次皆以髮爲之而有差
等詩曰副笄六珈是副之爲名上有六珈之飾鄭氏謂如
今之步搖劉氏釋名謂用眾物成其飾皆以有飾者爲副
也而廣雅又作鬢謂之假紒假髻本名編鄭注編列髮爲
假紒亦通名爲副蓋有六珈之飾者爲副無六珈之飾者
矣

爲編一物而異其名以有飾無飾別之耳次與副編之制
其分別處不可得詳然禮曰女次純衣則是明明禮服而
非退居燕私之服凌氏禮經釋例曰婦人之副編猶男子
之冕婦人之次猶男子之弁冠其說雖不見于經要之與
益髮之髮不得混而同之此詩之被固非次也

南方之原音釋

南方之原與差麻娑叶韻何也原字讀如陀乃方音之轉
變如桓之讀和韓之讀何蟬之讀鼉番之讀婆厭之讀莎
難之讀那干之讀个皆雙聲也說文原字本作遠解云高
平之野人所登從辵各象闕臣錯曰以爲人所登故從辵
登而上故從夂夂止也左傳曰原田每每詩曰周原膺膺
故從田未知何故從彖也蔣子曰二徐注說文不識古字
古音故往往誤解此之不敢強解彖字尙爲能闕疑者此
彖字于形聲皆無所取蓋是彖字之誤非彖字也岐陽石

鼓文卽史籀之大篆其遺字從篆不從彖籀文爲許君所
本說文中引證甚多豈有遺字從彖而許君轉改爲從彖
耶說彖爲彖寫官之誤徐氏未能據石鼓以正之耳彖本
音弛從也字得聲也字古書亦作它故弛字又轉音爲脫
凡從也之字如弛之通陀施之讀柁弛之爲柁小正以池
叶阿大正以馳叶多屈子橘頌以地叶過皆遺字從彖彖
字音弛弛字從也也字同它之互相轉變也說文彖部有
蠡字本音禮輕音爲離古讀離爲羅故左傳謂其不及癡
蠡也讀爲裸文子聖人法蠡蚌而閉戶通作羸皆羅之重

音也。𧈧字從象，兩重音可作羅。豈遵通。從象而轉音不可作。此乎段氏說文解字注曰：原田象象然，故從象。望文義尙不及徐氏之能闢疑。

鷓鴣之詩釋

鷓鴣之詩周公憂患而作也憂不在管蔡而在武庚武庚者東方人心之所繫王室所視以安危者也一則曰無毀我室再則曰未有家室三則曰予室翹翹皆寓言以隱喻王室斯時流言之事已白中外之人但知管蔡之誣周公而已而不知武庚之謀傾王室也周公獨知之故作此詩以告王冀王于反形未見之先作思患豫防之計未雨綢繆孔子所謂知道也書曰王亦未敢誦公今本作誦乃誦字之誦誦古信字誦訛作訓此今王不誦於毀室之言

文本也古文又訛作誦

王不誦於毀室之言

以三監未叛毀室無有實據迨至既叛而後知此詩之非
過慮矣凡言周公事者約有數誤以成王爲疑周公一誤
也以居東爲束身待罪二誤也或以居東爲東征三誤也
以罪人斯得爲管蔡商奄四誤也以鴟鴞之詩爲作于滅
武庚之後五誤也有此五誤而周公之心事不明卽鴟鴞
之詩之本旨亦不著于天下夫成王何以未疑周公也君
在諒闇之禮冢宰本應攝政周公既位冢宰斷不至爲流
言所搖雖成王年方十三冲人無知而召公太公史佚與
周公同號四聖豈有不調護其間俾周公得安其位乎周

公之所以必出居者蓋不爲成王之信讒而爲武王之遺命逸周書曰乃今我兄弟相後又曰今用建庶建叔是武王臨終原以大位傳周公周公居攝而流言忽來則不得不避位以釋中外之疑故曰我之弗辟義無以告我先王先王謂武王也明乎此而成王何疑周公之有成王既未疑周公則周公無所爲罪周公既無罪又何必出居于東其居東非避居乃出巡也越絕書謂出巡狩于邊是也武庚以狡猾之才爲東方人心所繫故親出巡以鎮撫之內可以消干位之嫌外可以靖頑民之氣豈有親貴重臣專

以形迹爲事一聞流言遂目投于閭散者甚衆子曰東處
于商史記曰南奔于楚鄭司農曰居于東都而周書紀後
曰同叛者三監外有徐奄與熊盈之族共十七國則周公
當日由東都而之楚之商復返居于東都皆固有之情事
也惟其洩東方之地多而且久因以知人心之難集西周
之勢未有鞏固于是有未有室家之言聲哀而意長焉不
然天下之歸周業十年矣今忽曰未有家室其誰信之雖
然公知東方之難靖而未知西土之有艱也迨罪人既得
而後知之罪人者造流言之人愛管蔡之密謀以傾周公

者也蒙恬謂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爲亂又曰王殺言之者
卽是人也周官大司徒以入刑糾萬民其七日造言之刑
而士師之八成又有邦誣造言與邦誣皆律所不赦故金
縢謂之罪人罪人得而管蔡之謀畢洩周公知武庚之必
叛矣管蔡之謀武庚主之武庚爲東方人心所繫一叛而
東方之叛國幾半天下則周室之成毀尙未可知故曰既
取我子無毀我室子謂管蔡二子也取子者毀室之漸三
子與我有天屬之恩勤又爲先王所養豈而成今誘于武
庚一何可闕此恩斯勤斯二句正從上文取子二句一貫

直下而毛鄭不得其解妄加訓詁詩之本旨晦矣夫我室

既望其無毀而子室又鳴其漂搖何也蓋罪人既得之後

成王必盡捕罪人之黨管蔡之私人刻刻自危不善撫之

恐有肘腋之變故以風雨漂搖爲言大誥曰有大猷于西

土西土人亦不靖越茲蠢是肘腋生變之一證也夫西土

不靖之人非管蔡之私人而何人乎維音曉曉較無毀我

室之情爲尤迫已是故鴟鴞之詩作于流言既白之後三

監未叛之先首章憫管蔡之被誘也次章望成王之豫防

也三章述東方難定之形四章陳西土可虞之象而一則

曰我室再則曰子室且極而言之曰未有室精誠所通天
心頓變周公之憂患畢萃于一詩矣故曰周公之心事不
明則詩之旨不著于天下也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叶韻說

吳域韻補曰決拾既攸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此以首句與第四句爲韻中二句調同爲韻引楚辭求矩矱之所同叶擊臯陶而能調爲證朱子從之陳第毛詩古音考更引東方朔七諫以証調同相叶之確爲古韻顧亭林詩本音不以爲然江慎修引申顧說直謂屈子謾效小雅東方朔又謾效楚辭似調與同不得爲韻矣蒲子曰漢以前無韻書韻卽其本地之方音也屈子楚人東方朔齊人時之相隔三百年地之相去千餘里何得強不叶之韻以

相效乎韓非子曰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亦是以調叶同豈
吃公子亦效小雅耶將謂其效楚辭耶古人聲類之法詎
後世韻書之所得拘耶吳氏陳氏但知調之叶同而未明
其所以叶故雖以顧先生之精于考古而亦以輕心置之
蓋調字從周字得聲周之本體從用故周字兼有用音猶
曹字本體從東得兼有東音也淮南子曹布通作宗布東
哲勸農賦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
職美莫當乎勸農此曹字之音宜讀爲叢惟其兼有東音
故能與農字叶韻明乎曹之叶農卽明乎調之叶同矣韻

書尤蕭之字大概多與東韻相轉還之詩曰遭我乎覯之
間今漢書引覯作曠是覯曠同聲也南山之詩曰橫嶺其
畝而韓詩以從爲由是從由同聲也商頌曰覯假無言而
中庸引覯作奏是奏覯同聲也小雅外禦其侮左傳引作
務務假爲雱雱假爲蒙故與烝也無戎叶韻是務蒙同聲
也漢書地理志銅陽縣下孟康注云銅音紂或謂是紂紅
反奪去紅反二字而廣韻已收入四十四有是紂銅同聲
也方音之流變要不盡關乎本體之從出而況有本體可
據者又何疑乎調同之非韻哉

肇革金厄解

厄者厄之或體，厄者扼之省文。扼者軛之假借也。車之制，駟前橫木長六尺曰衡，衡之下扼馬牛頸者曰軛，軛亦作扼。小爾雅所謂衡扼也是也。大車駕一牛，只一軛，小車駕二馬，有二軛，軛又名烏啄，亦見小爾雅。烏啄毛傳作烏噉，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噉白粒，爾雅釋鳥曰生噉雛，二噉字皆讀爲啄，假借字也。啄可借爲噉，則噉亦可借爲啄，故毛傳之烏噉，卽小爾雅之烏啄，釋名曰烏啄，向下又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此解烏啄之義，卽說車軛之形，自寫

官訛蠲爲蠲同於爾雅釋蟲之烏蠲孔疏遂引爾雅以申
毛傳而厄之爲軛字誤而義亦不可明矣按爾雅蠲字已
先謬誤其所謂軛烏蠲者乃說文蟲部之蜀也蜀本蟲名
故從蟲在勺中後人欲別於地名之蜀因加蠲字於左旁
其實古文無此字也古文既無蠲字則爾雅之烏蠲爲蜀
字之訛毛傳之烏蠲爲蠲字之訛無疑矣何也烏蜀之虫
無與於烏啄之軛也鄭箋曰偉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
往纏揜之纏揜之者烏啄著於衡下恐或動搖必用革以
上下纏揜其名爲轡說文轡字注云車衡三束也又云曲

駮駮縛直轅，暈縛曰束，曰縛，卽鄭箋縛撻之義。秦風五檠，梁駮傳以五爲五束，檠爲厯碌，蓋以革束縛厯厯碌然。其在梁駮之上者，謂之檠。其在衡軛之間者，謂之轡也。衡軛上服有環以貫轡，曰轡。爾雅曰：載轡謂之駮。論語包咸注曰：軛上施環以貫轡，謂之轡。卽鄭箋所云之小環。說文亦曰：轡，車衡載轡者。郭璞注爾雅，亦曰：車軛上轡，轡所貫也。鄭箋但云小環，不繼撻而未明言其爲轡爲轡。孔疏遂以爲與傳異義，豈知傳語簡直，正賴箋語爲之申明哉。孔疏不識經文厄字之爲車軛，又不知傳中烏闕之爲烏闕。

又不知筭中小環之爲轆、轆檢之爲轆、故既誤引爾雅而其餘亦毫無發明、說文僦字作簦、注云轡首銅也、蓋轡首有革、又有小環以銅爲之、故謂之金厄、孔疏誤謂金厄爲轡上銅飾、如烏蠅之虫然、故附會妄解、詎知轡貫於環中、環著于軛上、轆以縛之、傳與筭皆言衡軛之制、哉、衡軛之制明而後金厄之說可得而正、

是解於毛傳鄭笺剖析之以明暢其義專駁孔疏

疏云誤

孟子周官封建異同說

封建之制孟子與周官不合儒說之調停者亦異自漢迄
今未有定論蔣子曰孟子周官皆是也諸儒之說皆非也
蓋孟子所言者爲周初之制見于尙書武成篇曰列爵爲
五分土爲三武成者武王之書也伏生今文中雖無武成
然書序明明有之孔壁古文明明有之孟子言吾于武成
取二三策是孟子親見武成之證也曰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與列爵爲五合曰公侯皆方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分土爲三合武成真古文

亡于建武之際今之武成論者多以爲僞閻氏若據攻之
无力以爲襲用漢書不合孟子要之血流漂杵之語既見
孟子則孟子時之武成必有血流漂杵可知也五等之爵
三等之士既見孟子則孟子時之武成必有列爵爲五分
土爲三可知也周官者周家一代之官制自西周以至東
周四百年中因革損益不知凡幾不必盡屬周初之制也
周初之制公侯皆方百里而當成王時其法已一變管仲
告楚使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今之治春秋者無不謂管仲之飾辭矣然豈

子告景公亦曰昔我先君太公受之管邛爲地五百里史
記亦曰伯禽康叔封于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初齊兼五
侯地是齊國之五百里實爲太公始封與魯衛之四百里
同受封于成王時者均不可誣夫太公康叔皆封于武王
世何以成王復封之蓋在周公東征以後也其時滅國五
十地皆與齊魯衛隣成王褒太公之功故益之以蒲姑之
地嘉康叔之德故徙之于鄆衛之地大周公之功德故
封伯禽于魯而益之以商奄之地于是侯國百里之制稍
變于三國康成注王制曰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

州之地始皆益之正言齊魯衛加封之事也陸農師易山
齊金仁山輩皆不然鄭說殆未之考然因此遂謂大司徒
建邦之制爲成王所定則又不可何也司徒之文與夏官
職方氏合職方氏一篇卽汲冢周書之職方解也周書序
以爲穆王作論者謂穆王取周官中職方氏之文申命告
誡述古亦謂之作今以兩書互校則職方氏多四十四字
曰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
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
男而職方解但云凡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而已夫以

穆王之勤遠畧特取先王之典申令天下何以反剛去諸
侯之方域秘而不宣哉蓋穆王時職方氏原文尙無此四
十四字而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爲穆王以後所增益
也周官之官名散見于左氏春秋如宰如內史如膳夫如
行人如太史周官皆有明文而襄公二十一年欒盈曰將
歸死于尉氏注以尉氏爲司寇之屬其實司寇屬官並無
尉氏是東周以後官名之改易尙有未載于周官者然則
大司徒之土地制域其爲後王所更定明矣王室旣微職
方不修疆凌弱厥暴寡天子不能討且因其并吞之地從

而封之載諸大司徒之方策變易舊制是亦情理所宜有者春秋時自鄰國外別無方三百里之伯若子男則更無二百里百里者但公侯之封既廣則伯子男之封亦不得不廣虛定其制以存王朝之大體故增益職方氏之文以稱合大司徒之文且定其食數爲半爲三之一爲四之一以稱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初制所以掩王靈不振之恥也不然公侯雖甚有功斷不能如太公公侯雖甚有德斷不能如康叔伯禽烏得援成王加封之例哉孟子未見周籍仍據武成爲言故與周官不合儒者篤信周官爲周

公所手定勉強調停說愈多而愈疑其不信周官者直以爲戰國之書王莽之書則更鹵莽矣故均不置辨

井田寓兵說

儒者之言井田也無不據周官以言矣而周官之文往往不合溝洫之制遂人與匠人不合授田之制大司徒與小司徒不合賦稅之制鄉遂與都鄙不合儒者彌縫其間幾若置身於成周之盛爲之圖畫無遺者吾以爲井田本所以合兵農也要必先明乎兵農之所以分然後井田之制可得而定何也自來論井田者孰不謂寓兵于農國家省養兵之費哉然而九穀之貢稅已什一而馬牛車輦干戈餼糧芻茭之出於六十四井者費且數倍穀稅其爲虐政

胡可勝言諸儒知其說之難通也。于是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通之。助者匠人之溝洫也。貢者遂人之溝洫也。然而畫井分疆必于衍沃都鄙果盡衍沃乎百里之內。八十一澮鄉遂何多溝澮乎。小司徒口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鄭註所謂造都鄙也。而明明有貢矣。小司徒曰考夫屋。遂人曰經田野。此賈疏所謂治鄉遂也。而明明有助矣。其尤可疑者。孟子曰。八口之家可以無饑。是一夫受田百畝。合男女而爲八口。而周官乃有上地中地下地家七人家六人家五人。之不同。使受田之家男女多則當大軍旅。

之時不將盡籍男丁而更驅婦女于南畝乎井田之法因
儒者之說而將愈晦然則井田之制果何如曰井田者黃
帝之兵政也立四正四維以天地風雲龍虎爲蛇爲八陣
以中一奇爲握機而推之以爲田政是卽黃帝之屯田也
漢諸葛公以蜀地多山勢狹去中央一奇專演八陣節制
更整不知者謂其法八卦其實乃法井田孟子所云八家
同井者乃其本法以四爲列二列爲聯而相保卽四四相
乘由四而入而十六而六十四與周官井邑卽甸之制合
四井爲邑邑四井也四邑爲鄙卽十六井也四鄙爲甸甸

六十四井也此何特附會司馬法之以三起數而如能定哉周之兵農合而仍分太宰曰三農生九穀閭師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此專言農者也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氏曰虎士八百人此專言兵者也兵必出于耕田之農而農不盡爲井田之兵周公東征三年始歸東山之詩但曰果臝之實而已曰有敦瓜苦而已使兵皆爲農則廢農三年何無一言及之平王之戍申也戍者怨之爲賦揚之水亦不以廢農爲刺何也是故周之田法農自爲農兵自爲兵兵寓于井田井田在平曠之地

鄉遂都鄙皆有之鄉師遂人縣師鄙長稍人無不有專
徒役之政令是也農不必寓于井田不必寓于井田則不
必在平曠之地鄉遂都鄙皆有之九度八鳩七辨六表五
數四規三町二牧皆當一井是也蓋地之可井者則畫井
而用助法助法之溝澮少故匠人之一同只一溝一澮地
之不可井者則開方而用貢法貢法之溝澮多故遂人之
一同有百溝千澮匠人所言者兵田也遂人所言者農田
也農田不計邱甸縣都而專供稅兵田計邱甸縣都而專
貢賦賦稅皆以什一爲準而井田之法大約同于唐之府

兵無事助耕有事服役凡屬于司右掌于虎賁之士皆取
諸井田而更番以宿衛其或平曠地少井田不足然後取
諸任貢之農以補軍數所以小司徒之職既辨其卒旅軍
師而復稽家三人家二人之民以合大司馬上地中地下
地之制也如是而何疑于溝洫之不合授田之不合賦稅
之不合致勞諸儒之紛紛彌縫也哉管子之治齊也三軍
悉出近國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蓋就周官井田之
制而變通之亦因齊之地勢近郊多平曠故也其論伍鄙
之農以爲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合于周官之辨三等地

而不以之爲兵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農工商賈不敗
其業是楚之農亦不從軍也豈周之田法必使農盡爲兵
而不慮兵之妨農哉

井田出車說一

井田出車之制周官無明文解者引司馬法以附合之而
司馬法之文有二其一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土
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
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
人徒二千人此鄭氏注小司徒所引小雅甫田箋亦用之
者也其一曰四邑爲邛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邛
牛四邛爲甸甸六十四井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服虔注左傳所引見于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秦氏五禮通考曰爲通爲成云云通治溝洫者而言爲甸爲邛云云據實出稅者而言兩者互相明實卽一法蔣子曰司馬法之法皆春秋時霸國之法非周法也魯作邛甲邛始出甲晉作州兵州始出兵而晉之十家九縣長轂九百見于昭公五年傳者約二井半而出一乘其爲病民之政非王者之法尤明矣且其數與周官之制斷不能合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在民謂之比閭族黨州鄉在兵卽謂之伍兩

率旅師軍其法皆以伍起數二伍聯之五伍兼之並不以
九夫十夫爲率至一乘七十五人之說尤不可通何也一
甸六十四井也七十五人出千六十四井中不知令若干
家共出一人如以十六井出十八人計之則六十四井實
出七十二步卒而甲士三人又不知分于何井况周制千
乘之國以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如一車七十五人則
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矣不上僭于天子之六軍乎儒者
但以其出司馬法而據之以言周制而又木詳加推勘者
何也司馬法本穰苴所傳苴爲齊閔王將其書多用齊法

而稍變之其曰乘馬之法卽管子之乘馬也管子曰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穰直因之行爲二法一曰一車三十人一日一車七十五人其一車三十人卽本于管子之白徒三十人也而一車七十五人實本管子之一車五十人古者馳車一乘則草車二乘馳車者職車草車者載器械財貨衣裝之車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言馳車又曰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此言草車一車七十五人一

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是仍卽管子之一車五十人而稍變之也故曰司馬法之法乃春秋時霸國之法非周法也

井田出車說二

然則周制一車幾何人曰一車二十五人也二十五人考一兩之數也詩召南百兩御之毛傳以百兩爲百乘是一乘可稱一兩正義引風俗通一車兩輪以疏之非也兩者軍制五五之名五五二十五人共一車故五五爲兩一車亦稱一兩也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康成荅臨頌以三萬爲舉大數言之蓋魯爲次國只有二軍二萬五千人而詩言三萬故以爲舉大數

襄公十一年始作三軍魯公時只有二軍以

二萬五千人分此公車千乘是一車二十五人之明證也

楚莊王與晉戰于邲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之兵制亦以二十五人爲一車申公巫臣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是晉之兵制亦以二十五人爲一車未有一車三十人一車七十五人者後儒解空氏傳無不引司馬法之制以說晉楚故謂一車七十五人之外復有二十五人之兩以附于偏卒是皆以司馬法之制爲周制而不知其爲齊制也晉楚之兵制改變不知凡幾而五五爲兩之名尙在則一車二十五人之實自存不皆可以爲周制一乘之證乎一車二十五人以一人爲甲士以二十四人

爲步卒步卒領於甲士此卽魯成公時耶甲之法之所自
出司馬法所謂一車七十五人者卽耶甲之法也七十五
人乃三兩之數三其二十四爲七十二步卒三甲士領之
合爲七十五人其與周制不同者周制以二十五人爲一
車齊制以七十五人爲一車復有草車二十五人是以百
人而用二車比于周制百人四車者爲輕捷凡霸國之法
皆嫌周制之繁重而變易之者也先王治民之要數始于
五而成于十溝洫之制以一爲十以十爲百以百爲千正
與比閭族黨之制相成入則聯室比居出則同力合作以

養以教以戰以守田稅軍賦操簡而易行若以墾甸之法
臨之則配割紛紜出田時爲九爲八入室則爲十爲五長
佐不常號令難一豈非亂政乎孔氏穎達于書攷誓禮坊
記春秋成元年各疏皆謂徵課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
數不同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
之人不必還屬本車孔之意蓋謂一車三十人爲元科之
數一車七十五人爲臨陣之數也說甚巧而無據由不知
二法之不能合一且不知其非周制耳周之井田卽爲兵
田兵田但出人出餼糧而不出馬牛車輦干戈弓矢夏官

馬質掌戎馬是馬不出自民間也地官牛人共兵車之牛是牛不出自民間也春官車僕掌戎車之倅是車輦不出自民間也夏官司兵掌五兵以待軍事司戈盾掌軍旅之戈盾司弓矢掌頒師役之弓弩是干戈弓矢不出自民間也縣師曰受法于司馬以作其厭庶及馬牛車輦令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師而至此與遂人之簡兵器鄫長之帥兵革里宰之比兵器稍人之屬董葦蓋皆東周以後之變制非西周以上之本制也春秋以來列國之兵政紛紛改置而王室衰微財用不給求車求金之事不

絕于書封畿之內必亦有作邛甲用田賦如列國之變制者卽如比閭族黨以五起數而井邑邛甸又以四起數卽小司徒一職已二法不可相通况出人出車之數之不一者耶封建之大百里者且變爲五百里七十里者且變爲三百里矣井田之變草又何足異乎或曰孟子言草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司馬法一車甲士十人者合不知此武王伐殷之兵孟子特舉之以明仁者無敵兵不在眾之意虎賁三千一車只十人也如依司馬法兼步卒在內則三百兩當有九千人與孟子譏善陣戰之意不合且其事

在未制作之先不可據之以言定太平之法

犧尊解

以犧尊爲獻尊，飾以翡翠者，鄭司農注周禮，獻讀爲犧，飾以翡翠是也。以犧尊爲沙尊，畫以鳳皇者，後鄭注明堂位，犧尊以沙爲畫飾，疏謂沙爲鳳皇，刻畫於尊，婆娑然是也。以犧尊爲畫作牛形者，魯頌疏引阮誥禮圖云，犧尊飾牛於尊腹上是也。以犧尊爲形如牛而背上負尊者，王肅言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是也。鄭氏謬則以獻爲戲字之誤，犧與戲字同音，力辨後鄭讀犧爲沙之非，揚氏簡則以沙爲牛名，獻爲首獻，力辨先鄭讀獻爲

犧之非、何氏楷則據詩中享以駢犧、叶降福孔多、謂犧本音淩、尊當爲牛、力辨翳翠鳳皇之非、是三說者皆宗王肅以肅所言齊大夫送女器爲有據也、按說文犧字注云、宗廟之牲也、從牛犧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夫所謂非古字者、蓋古文於犧牲字、只作義、其加牛旁、乃漢代俗字也、義字從義字得聲、義字從我字得聲、故經傳中義字、皆讀若俄、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其尤著也、古人從義之字、如儀字、議字之見於詩、犧字之見於史記、義字之見於淮南子、義字之見於漢書、無不讀若俄者、義字之讀爲沙音、亦

猶是也、今文尙書民儀有十夫、古文作民獻、臯陶謨萬邦
黎獻、漢孔宙碑、費鳳碑、田君碑、皆作黎儀、論語鄉人儻魯
論作鄉人獻、是獻字古讀亦如俄、與先後鄭讀獻爲義、讀
義爲沙合、沙字誠義字之本音也、又按魯頌毛傳、已以犧
尊爲沙飾、大毛公乃荀卿弟子、是沙飾之訓、乃戰國時經
師所傳、非先後鄭嚮壁虛造者、先鄭曰翡翠、後鄭曰鳳皇、
是沙字卽莎字、亦卽娑字、從鳥羽生義、不從獸毛生義、且
所解者爲義字、非犧字也、義尊若必鑄作牛形、則山尊應
鑄作山形、豈尊應鑄作雷形、而非僅畫山於尊、畫雷於尊

矣、王肅注經好與康成違異、嘗僞撰孔子家語、孔叢子諸書、以實已說、此齊大夫送女器、安知非王肅所僞造、不然何以只肅一人言之、而他儒未之言、且肅以後、至今金石家不見著錄也、宣和博古圖所載犧象二尊、誠如肅說矣、何以山尊巽尊、皆畫山雷於尊腹、仍如鄭氏之說、安知博古圖所載、非後人依肅說而僞造者耶、呂氏考古圖有牛鼎、以牛首飾鼎之三足、安知非卽古之犧尊、而不必全形如牛也乎、王厚之所記有鹿鐘、乃是作鹿形於尊腹、薛尚功所記有兕敦、乃是作兕形於敦蓋、豈必全作牛形、始爲

犧尊、況王肅所言、是漢代犧字、非古犧字、齊大夫送女器、
存疑焉可也、

是解專主鄭衆鄭康成兩家言而駁王肅之說

說曷

曷之象取於雲雷而雲雷之形近於龜目古雲字篆文作
多雷字篆文作回皆與龜背拆文相似故毛詩曰金飾龜
目蓋刻作雲雷之象其意以雲雷象申明龜目可知龜目
卽雲雷之形之似龜背文者也非別作龜目而飾之以金
也曷之見於經者其名有四曰山曷曰金曷曰大曷曰小
曷其爲用有五曰獻尸曰酢臣曰祭社曰享臣曰盛水其
爲質有二曰瓦曰木禮記明堂位曰尊用犧象山曷又曰
山曷夏后氏之尊也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再獻用

兩山尊鄭司農註以山尊爲山罍此獻尸之罍也酒正疏云三酒皆盛於罍司尊彝云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此酢臣之禮也邕人凡祭祀社壇用大罍此祭社之罍也

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人君黃金罍鄭箋云君且

當設享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此享臣之罍也

天子諸侯燕臣

用壺不用罍鄭箋

兼燕禮說悞也少牢饋食禮云設罍水於洗東註謂凡

設水用罍士冠禮云設洗水註謂水器尊卑皆用金罍此罍水之罍也大罍小罍皆以瓦爲之山罍金罍皆以木爲之鄭註邕人云大罍瓦罍也禮記云瓦爲之容五升此

大罍用瓦之明證周易坎卦樽酒簋用缶爾雅小罍謂
之坎此小罍用瓦之明證鄭註司尊彝云山罍亦刻畫爲
山罍之象許氏五經異議引毛詩說云金飾龜曰畫刻爲
雲雷之象詩正義曰言刻畫則用木矣引韓詩士用梓之
說以明之士無飾故言其本體士以上用梓而加飾耳此
山罍金罍用木之明證說文木部榘字從木從罍而又著
罍字解云榘或從缶蓋從木者因山罍金罍而起義從缶
者因大罍小罍而起義也博古圖有犧首罍高一尺四寸
有象首罍高一尺四寸五分考古者謂一爲犧尊之副一

爲象尊之副未知然否而其文皆作多叟形不別作龜目
余故曰龜目卽雲雷之文之似龜背坼者也